

龍江

主編 程儒參

LONGJIANG

龍江

江



中國工程師學院

龙江 龙江

主编 程儒参

《龙江 龙江》编委会

2009年12月15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江 龙江 /程儒参主编.-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059—4493—2

I.龙… II.程… III.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G623.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7001 号

书 名: 龙江 龙江

主 编: 程儒参

责任编辑: 周仕科

封面设计: 吴 源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海南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32.5 印张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 978—7—5059—4493—2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特聘顾问：王锡钧 冯衍甫 周仕科 王路生

主 编：程儒参

副主编：王业儒 程为群 马 瑞 周海涛

编 委：程儒参 王业儒 程为群 马 瑞 周海涛
 王国才 程范炅 王锡武 袁铭舒

责任编辑：周仕科

校 对：陈锦爱

封面题字：李家淦

封面设计：吴 源

感 受 龙 江

——《龙江 龙江》序

王锡钧

2009年孟秋，业儒君将打印编排成册多达四百多页的《龙江 龙江》书稿交给我，说是书稿已有几位编辑校过，要我把最后一道关并予做序，我一时感到惶然。于是我用了两个来月时间，断断续续地浏览了全部文稿。对这些文稿，我很难用短短几句话来表达我的感受。我仿佛置身于一叶扁舟，顺着万泉河漂流，纵览属于龙江的风景。我远眺青黛黛的白石岭；近望河岸上摇苍荡绿的槟榔、椰林，谛听潺潺的水声，总禁不住心绪难平，浮思翩翩。

(一)

龙江这个地方，是怎么用“龙”与“江”起名的？龙江中学教师翁平在《石虎、石龟、石龙、石壁》一文中，有一段描写：“如果你从石壁赤坡村的大沙滩向南眺望，便见对岸有一座处处是悬崖绝壁高高耸立的山岗，它西高东低，弯弯曲曲绵延足有两公里。你一定会发自内心的惊叹，这多么像一条龙呀！江水

沿着这条龙身蜿蜒经过，这就是龙江了。”在海南医学院当《海医附院报》主编的马瑞在《龙江流日夜》中说：“关于老家龙江的说法，有多种版本，有说此地为藏龙之地，有称此地有两个龙潭，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我想，家乡龙江所处位于万泉河中游南岸，以纳众流著称的万泉河穿山削岭，滚滚东去，奔向大海，所经之地，形随水赋，势就地成。北岸石多且壁立，称为‘石壁’，南岸状似一条龙，故为‘龙江’。”至于“龙江”之名，何人所起，已无考证。旧县志上，也无记载。但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在是好。以其地貌酷似龙而取“龙”，以万泉河流过龙身最美的一段而叫“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化是龙的文化。“龙江”之名，所蕴含之意之义，能让你遐思半天，也说的难尽呵！

龙江的地形地貌，美得令人叫绝。它的地域，是万泉河冲积的平原。由河岸铺展开去的广袤田园沃野，尽是铺绿展翠。在这本文集中，龙江形胜之美，既有外地人恣肆的写意，更多的是龙江人浓墨重彩的描绘。塔洋籍女作家李高兰到中洞石盘园村参观，映入她眼帘的是：“站在村口，临风伫立，纵目远望，满目一片绿色，那是醉人的绿，透明的绿，惬意的绿，迷人的绿，宁静的绿，原生态的绿……”。绿，是龙江大地的底色。龙江人陈上易在《家乡的画》中，让读者看到“蓝山这个带有地缘意义的小村庄，就座落在白石岭的山脚下，万泉河南岸边。只见山脚下的水库，像明镜镶嵌在墨绿色的小山峦间；排灌渠，蜿蜒逶迤，似一条条银带缠绕着金浪滚滚的稻田；那纵横交错的田埂，把宽阔的田野划成棋盘般的整齐方块；在宽阔的田野周围，点缀着一个个小村落，在村落上空，正飘荡着袅袅炊烟，在袅袅炊烟下，可见一个个小白点，显然是村中新盖起来的小楼房。”马瑞在《山水龙江》中，对蓝山村也有一段描写：“在那里，几户，十几

户，数十户人家聚落一起，各类屋宇房舍散落河边，隐蔽丛林中，掩映山水间，那景色，那景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远近高低都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这就是龙江乡村各地风光的一幅浓缩图。”上述作者这些精彩的描写，毕现龙江乡村田园之美，让人走进画中，获得一种温润愉悦之感受。

(二)

龙江，是个人文底蕴丰厚的地方。为了编写这本文集，我随诸位编委几次作“龙江行”，几乎走遍龙江的沿河村庄及其东西边界村落，对龙江人文景观之丰趣，可说是俯拾皆是。先说龙江的村名。这次“龙江行”，我们有个重大的发现，即许多村名，竟是组合性的，是以一字串起开的。诸如带有“文”字号的有“文渊、文奥、文乙、文客、文霞”5个村庄；带有“龙”字号的有“石龙、龙沟、龙坡、龙角塘、龙山坡”等；带有“岭”字号的有“培材岭、三牛岭、六合岭、双举岭、水岭、石头岭、百花岭”等；带有“石”字的有“石龙、石塘园、石盘、石头岭”等；带有“园”字号的有“石塘园、仙园、松树园、博古园、公园、九旭园”等；带有“坡”字的有“龙山坡、大坡、美良坡、加文坡、水源坡”等。这些村名，为什么成组合性，以一字串起来开？我们几经吟哦探究，隐隐感到，这些村庄的先人，有一种默然一致的共同固守，相安为伴的生存意向，彼此不约而同地相学相跟，以一字串起而取名。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这些村人有和谐相处的生活理念。而以“岭”、以“石”、以“园”、以“坡”、以“文”、以“龙”字起名，又往往闪烁着这些村庄先人智慧之光。以“岭”、以“石”起名，应是伴岭、伴石而居。以“园”、以“坡”起名，应是一种家园之固守。而以

“文”字起名，则是重文、讲文、爱文之诠释。而以“龙”字起名，则是对“龙”有一种图腾之膜拜，有弘扬“龙”的精神之崇尚。即使是单独起名的村，其村名也无不蕴含深刻之含义。如蒙养村，以一个“蒙”字，让人想到启蒙教育。它得名于古人一副对联：“蒙先祖德泽，养后代精华。”蒙养村代代人才辈出，引领风骚数百年。应该说，龙江村名之美之趣，是一道引人入胜的人文风景，是万泉河千古文化的深层积淀。马瑞、业儒在《龙江村名拾趣》、《博文村说》中，对此有很精彩而令人趣味盎然的记述。

龙江人文底蕴丰厚之另一展现，则是龙江人重文重教，而且人才辈出。文客村就是个突出的典型。蔡鸿亲在《文客村“文人墨客”多》一文中就写这个村重文重教的事实。“文客自然村，现有蔡、林、陈、姚四姓51户人家，包括外出人员在内共280多人。该村历来重文重教，鼓励读书。老辈人宁可勒紧裤带也要支持、鼓励子女读书。因而全村上下形成了一个用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与积极读书的好风气。到目前为止，一个小小的村落，具有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55人，平均每户有一名大学生。其中一名复旦大学，两名上海交大，一名北京交大。中山、山东、南昌、云南、华南理工等全国重点大学各一人。出国深造（留德、法、日）四人。博士、博士后各一人。有正高职称的三人，其中一人在上海交大任博导，学科带头人；一人在省农业系统，是学科带头人；一人在日本东北大学任教，专研纳米技术。这些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文客村，真是名符其实的‘文人墨客’村”。水源坡村，又是一个典型。王迟写的《知识改变命运——水源坡学子“突围”记》中，也有极其详尽的叙述。该村也是一个只有十八、九户的小村庄，但靠读书而成为专家、学者等出类拔萃之才者，多达十二、三人。其

中水源坡下村的黄心华，事迹特别感人。他少年家贫，但人穷志不短，靠种瓜菜挑到龙江墟出卖挣钱读完小学。读嘉积中学时，为筹集学费，到石壁的南湓、会山的毛野园砍竹伐木扎排从河沟运到龙江出售。后应征参军入伍，在海南军区当通讯参谋。复员地方后，矢志读书，又考入海南师范学院深造。毕业后在嘉积中学工作。似这等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在龙江是随处可见。王宏竞写的《医生村》，马瑞、周钦写的《教泽绵延的六合岭村》都是琼海大地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龙江人文丰赡之又一展现，便是浓郁的民俗风情遍地流韵。而最有特色的民俗风情，应是儿女给父母举行寿庆了。应该说，这种寿庆，是万泉河流域皆流行的习俗。但以其规模之大，形式之繁杂，却是龙江、石壁地区了。本集子中，王路生写的《传承民俗文化薪火、共享寿庆独特魅力——青年企业家王棒为严父慈母七秩晋二华诞举行康寿大典全记录》一文，以“寿品”、“寿味”、“寿案”、“寿文”、“寿星”、“寿典”、“寿宴”等七个小章节，对这个寿俗大典进行全程之描写，可说是寿俗庆典之大全了。以寿品、寿礼、寿案设置来说，有长寿烛、礼炮、棉被、寿酒、寿粿（俗称光粿）、寿幛、寿镜匾、红灯笼、走马灯、猪腿、金橘、红蛋、蛋糕、槟榔、果雕、长寿龟、长明灯等，一应俱全。以庆典仪式来说，从向父母“起事一跪一叩首一平身一跪一叩首一再跪一”乃至向神位六跪九拜。再而献烛、献槟榔、献寿酒等，均由主礼者引领儿子、媳妇、女儿、孙子等，向高堂拜寿。最精彩的是王棒夫妇跪接大碗，粿凸、红蛋，然后剥蛋壳、夹蛋、夹米饭分别喂进父母嘴里。如此行三次喂饭礼。而父母则对儿子媳妇以红包谢之。这等儿女反哺父母恭尽孝心之大礼，博得围观者阵阵的喝彩和掌声之时，寿典达到了高潮。以其寿典之规模规格来说，有海南琼剧院八音队为之演奏。摆330席寿宴，

有3300余宾朋、亲戚参加寿宴。其中，有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教授，海南省万泉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朱修松等30名厅、处级干部、专家、学者。这个寿典充分展现了龙江地域民俗文化之魅力，是万泉河传统文化之薪火相传。

龙江民俗另一值得大书的是农历元宵的游灯活动。据笔者所知，在琼海二百多个村庄（村委会）中，只有三个村庄即乐城、南正、蒙养有这种历史传统游灯活动。而在三个村庄中，龙江就占了两个，可见，这一民俗，在龙江人心目中所占的份量。虽说，游灯只是一个村一个姓的群体活动，但它吸引周围无数村庄，甚至隔乡隔镇群众都前往观灯，那规模可就大了。往往一个村的游灯活动即有数万之众。本文集中程儒参、程范灵写的《游灯》，对蒙养村的游灯，有较详尽的记述。该文从游灯是承传中华文化的意义写起。乡下人以灯与丁是谐音寄意，想添丁的人家图个吉利，游灯也叫送丁，也叫迎丁。接着写花灯的制作，着重写排头灯。排头灯是走在最前头的第一灯，是吉祥灯。想来年添丁的，特别想添男丁的都争领排头灯，以至要协商才能定夺。再而写游灯的盛况。游灯从程氏宗祠开始，领排头灯的主人，先在宗祠祖先香案上点上香烛，举行祭拜仪式。集中广场的各家各户花灯，都点亮灯烛后，排头灯便引领出游，一盏跟着一盏，由一个村游到一个村，把夜色点缀得星光点点，如银河落九天，蔚为壮观。灯队按安排路线进村到户。每到一户，户主人都在大门口，摆上贡品，点上香烛，而灯队到时，主人便给排头灯上香，表示已迎丁和接丁。其时八音齐奏，锣鼓声声，鞭炮爆响，高潮迭起。有钱人家还把红包绑在竹竿上高挂空中，让武术队筑搭人塔，踩肩攀高去摘取赏钱。引起阵阵的喝彩声。作者对家乡蒙养游灯的这些记述，精彩极了。游灯是一种传统文化，它迎合了人们添丁添福的心理要求。因而元宵的游灯活动，长盛不衰。笔者

认为，此言极是。

在龙江精彩流韵的民俗中，还应提到南正村的土地公祭祀活动，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乃祈福、保平安、保收成、添丁发财、少灾少难之意。土地神是道教诸神中，地位较低之神。土地神为地方之守护神，为乡里之神。而信仰土地神并建庙奉祀土地神者，几乎遍及各地乡村。也许由于土地神官位低、管辖范围小，各地筑庙都很小。大多筑在田园地角大树底下，高不过人，宽不过米。有的庙中，仅置一香炉，只在初一、十五，由村人中的主事者上香膜拜而已。并不搞什么规模性的祭祀活动。但南正村土地公的祭祀活动就不同了。在这次“龙江行”中，笔者到已具规模的“南正土地公文化园”参观。见南正村后一座山岗，已僻出好几亩的平地，依山建起一座基座达4平方米，高达丈余的三层塔庙。庙中置放土地神像。塔庙前设一长形祭坛，供村人拎菜捧烧猪、熟鸡等摆放其上供奉祭祀。祭坛之前，有宽阔的可供村人集体跪拜的水泥地，左右两侧还筑有镶以琉璃瓦、飞檐翘角的八角凉亭。左侧还筑有供人休憩的环形长廊。整个文化园布局紧凑美观。南正村人，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生日当天，全村人都携贡品到土地公塔庙前举行盛大的祭祀。而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其祭祀活动规模更大了。当天夜里，游灯队先集中塔庙前祭拜土地神而后才开始游灯。在学校广场上还请琼剧团演戏，说是达到神乐人欢，祈求土地神保佑村人平安、赐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为什么南正村人对土地神有如此规模之祭祀？王锡武、王锡秀在《南正村土地公传说及思考》一文中，让人窥探其奥秘。原来，南正村人，奉祀土地神，总觉得土地神有荫佑村人平安之灵验回应。该文举了好多事例为证。其中一例，说日军到村东的山岭上围剿村人，突然日军多人肚痛晕倒，日军认为触犯土地

神，慌忙撤离。全村人因而避过一难。应该说这种事跟土地公是毫无联系的，但村人却视为土地神显灵庇佑的结果。因而信之奉之。南正村人如此信奉土地神，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属于一种雒文化之范畴。文集中还有一篇《滨滩洞主“吴公”的传说》，也属于一种雒文化。这种雒文化，在民间无疑是有教人从善、和谐、平安相处的道德魅力。因此，挖掘它，传播它，是有其美学欣赏之价值。

(三)

在龙江，我有一种灵气四溢，人脉旺盛，英才辈出之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有“地灵人杰”、“钟灵毓秀”之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大风水理念。这种理念，指的是一种山水构成的大气势、大环境。有大气势，大环境之气脉蕴蓄，就会出“人杰”，出“英才”。龙江地处万泉河畔，受万泉河水冲刷，其地形地脉富有灵气。看那河岸，有裸露而厚实的土层截面，像“千层糕”一般的迭层结构，这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杰作。有的河岸，是一片散漫开来好宽阔好悠长的沙滩。沙滩上常见堆有形态各异的卵石。有的河岸，却是巨石构成的悬崖绝壁，其形突怒偃蹇，千奇百怪。还有负土而出，横露河面之巨石，以其岿然之势，挡住滔滔急流，在其身后形成一个漩涡翻滚的深湾。而在起伏弯曲延伸的河岸上，则是一行行一排排，似是有序而又无序的挺挺直立，枝叶擎天拂云的椰树构成的椰林，以及数不尽夹在椰林丛中亭亭玉立，枝叶婆娑的槟榔。还有一丛丛相拥成簇，千竿挺秀的竹篁……而一座座青砖青瓦的农舍，则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丛中。似这等山明水秀，龙脉起伏，灵气氤氲之地，能不出“人杰”，能不出“英才”么？笔者，翻阅文集集中的《龙江

人物篇》，及其不在此篇内的人物，感到龙江人确实了得。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海南早期革命风起云涌之时，龙江就涌现几个全琼闻名的人物。他们是百花岭村的冯国卿、王玉甫；石塘园村的王克礼；乐土村的莫炳南等。他们投身革命，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组织武装暴动，个个皆是当时叱咤风云的领袖式人物。冯国卿时任中共琼崖特委常委、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政委；王克礼任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琼崖苏维埃政府常委、中共陵水县委书记；王玉甫任琼崖苏维埃政府第三届常委；莫炳南任乐会新石区委书记、乐会县委书记。他们中的三人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壮烈牺牲。莫炳南却被我党错杀。他们死时，年仅三十余岁。他们以短暂的生命献给革命，每个人都有一段悲壮而感人的故事。

在现当代称得上英杰的龙江人中，从政的有南正村的王祖武，曾任陵水县委书记、海南黎苗族自治州副州长、海南农业厅副厅长。南平村的陈明深，曾任琼海县委副书记、屯昌县委书记、海南省轻工业局局长（厅级）。南面村的杨庆禧，曾任琼海县县长。这三位从政的领导干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均有骄人的政绩，获得社会的赞誉。称得上社会名流的有莲塘村的梁赛蛟。是上世纪初期著名的琼剧艺术表演家和剧作家。他以男扮女装唱旦角名噪琼岛和东南亚。曾同吴发凤、张禄金、陈成桂等琼剧名伶成立“琼崖优伶界工会”，创办“琼崖土戏改良社”，成为文明戏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参与改编及撰写《蔡锷出京》、《秋瑾殉国》、《林格兰就义》等十余部剧本，对繁荣琼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奥村的吴武景，则是名噪琼岛的排坛宿将。笔者在四十年代末读小学时，就听到吴武景斩排球厉害的传闻，说他有一次跳起斩球，球击地竟“叭”的一声破裂，可见力量之大。解放后，他被选送广州空军干校和江西省中南体育学院深造。曾代表“八一”解放军队和中南空军排球队参加全国排球

赛，均获好名次。他后来从事教练。再后从事体育管理。如今他已是91岁高龄老人，仍然在海口广场带领老人做他自编的老人健身操。

在现当代龙江的杰出人物中，商界、企业界那更是群雄荟萃，竞争风流。王棒算是这群人中最棒的人物。是龙江乃至全市全省民营企业家中的“大哥大”。王路生写他一篇特写叫《商海扬帆唱大风，共建和谐留印迹》的特写。文中有一段话，读了你就领受到王棒的份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海南大印的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已由专门从事天然橡胶贸易的公司逐步发展成为集贸易、能源投资、房地产开发、农业综合开发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成为海南省异军突起的明星企业。2008年集团公司仅天然橡胶的贸易销售额就达到36个亿，总贸易量排名海南省民营企业第一，是一举进入海南省综合实力排名百强企业，年度总排名第十名。至2008年，集团公司总资产已达6亿元人民币。”这一组数字排列，排出了王棒的智慧、胆识、魄力和地位。他是商界的奇才，是商海扬帆唱大风的角色。但更令我赞叹和欣赏的，还是王棒具有的豁达和大度。他事业成功后对社会回报的那种超然的慷慨奉献。王路生文中，也有这方面的记录：2006年5月19日，在万泉河文明生态长廊建设项目启动仪式上，大印贸易公司捐款80万元。家乡石盘园村创建文明生态村，他捐资130万元。海南省万泉河文化研究会成立，他捐资60万元。《海南日报》记者甘远志事迹被拍成电影，他担任执行制片人，出资100万元等等。累计他向社会各界捐资超千万元。他对社会的回报与贡献，可谓大矣。有位名叫方敬的作家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你是从何而知果子熟了昵？——从这一点，从它离枝。一切为了赠与而成熟。于贡献中完成。一切惟靠贡献而开花。”王棒是一位成熟的企业家。其成熟，既有他成功的经营谋略，及其展现的才

华，更有回报社会的慷慨奉献。他的人格魅力撼人心魄。他俨然是竖立在老百姓心中的一座精神丰碑。

冯启文是龙江又一位名震全岛的民营企业家。王国才在《从小货郎到总经理》的报告文学中，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位农民，从一个小货郎到拥有亿万资产的从商经历。冯启文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商界奇才。他的奇，表现在从商的最初阶段，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放弃，不断地转换。而每一次转换，都登上一个新台阶。1979年他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弃学从商。开始他挑咸鱼、豆豉、豆腐干、蔬菜及锄头砍刀等，走二十几里路到东太山区叫卖。挑了五个来月，觉得不能在这条道上走到黑。转而拜师学技，在龙江墟摆摊修理钟表。干了二、三年，又觉得修钟表赚不了大钱，转而又到海口购买城镇人口剩余指标的面饼运回琼海销售。不久又转而做益智生意。不料掌握信息不准，亏了8万余元。但他毫无退缩，又做起民营橡胶生意。他先是收购胶丝，卖给民营橡胶加工厂。看到橡胶加工厂赚钱多，便贷款承包琼海陵水两家橡胶加工厂。加工厂的产品，皆是卖给岛内的老板，老板则转手卖到大陆赚大钱。受此刺激和启发，他亲自跑到广州、武汉、青岛、沈阳甚至新疆找橡胶制品厂直销自己的产品。因自己厂产品供不应求，他又在海口设点收购橡胶运销大陆厂家。至此，冯启文几经放弃，几经选择，几经转换，终于找到橡胶贸易这个主业。他以此为阵地，向房地产业、水电业、绿色农业等多产业拓展。生意越做越大。至今，他先后创办、收购、承包有阳江上科、龙江等5家胶厂。创办、收购、承包有烟园观光农庄、大榕树头“绿恒生态果园”等4家农业企业。承包东太农场水电站、联营霸王岭水电站。在临高、屯昌、乐东均有规模性房地产开发项目。其中在乐东的黄流、利国建设一条步行商业街就投资2个亿。在琼海爱华东路兴建一幢六层超群时代商厦。

在琼海元亨街建设一幢六层大楼，在海口某商住区购置五套楼房，作为超群办公大楼和超群海口办事处。累计在他的企业就业的员工有千余之众。事实证明，他确是一个商业奇才。他业绩的辉煌，演绎的才华，成为龙江人的骄傲与自豪。

王锡群是龙江另一类型的著名企业家。他是知识型、学者型、专家型，在医药界享有盛誉的出类拔萃的企业家。他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被分配在一间十分简陋而且跟他所学专业仅是沾边的海口制药厂。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从零起步，苦钻医药知识，而且把知识的犁铧，放在开拓海南丰富的药物荒原。他先后成功研制出《肠胃灵》（与人合研）、《海参银耳精》、《驱风液》、《川贝止咳露》、《前列腺素E》等32个新产品投放市场，获得高额的收入。在短短的8年中，他就把海口制药厂，由一个破陋不堪年产值仅有二、三十万元的小厂，一跃而成为年创产值近千万元，具有现代设备的大厂。正当他踌躇满志地理头开发产品时，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生命河流的航道。他当上海口医药公司的副总经理，尔后又当上总经理。其时，他面对着医药市场改制大潮的冲击，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营业额大幅下降，处于亏损边缘的困境，对医药体制实行一系列改革。还充分利用特区优惠政策，积极开展进口业务，又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在国内设立销售点。结果，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起死回生，年年盈利，销售额从原来不足1000万元跃升到8200多万元。成为全省国有医药企业之冠。但时序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全国医药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随着个体医药企业大量崛起，一举打破了国营医药企业一统的天下，国有医药企业陷入了绝境。这时，以他在经营中捕捉到的商业信息，以超前的思考，并以政策为依据，对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即停止企业的运转，以企业现有的资金，让企业所有干部、职工按劳保福利、工龄等有关规定，同公司一次买断，各

奔前程。改革之后，他放弃领取“副处级”工资的安稳工作，毅然“下海”，在充满变数的商海中拼搏。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起名《海南松田药业有限公司》。他利用在国企老总位置上建立的关系网络。在全国建立起销售网络和一支销售队伍。同时进行通关，使公司成为国内外50家制药厂产品的总经销代理商。还承包湖南在海南两个医药企业经营。他再次创造了卓越与非凡。他的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及其上缴的税金，比他任老总时的国企大幅上升。从2003年至今年5月，累计向国家上缴的税金已超千万元。成为海南医药行业的纳税大户。王锡群在国营、民营两个不同体制企业分别攀登两座商业高峰。他成为海南药界让人高山仰止的国企、民营杰出的双料企业家。

在龙江杰出的企业家中，还有马振仲、王祖益、曾正等，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创业经历及其辉煌业绩。他们是令人钦佩的志高事伟之“当世隽彦”。

(四)

龙江有一部厚重的历史。翻开史页，几乎每一时段，龙江大地上都有这样那样的事件发生。随着岁月的远去，许多事都灰飞烟灭，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有些事，由于事件性质特别，牵涉面广，尽管已经远去，却仍然铭刻在人们心中。即使是春秋迭代，先人皆古，也会以口头传诵，一代一代流传。这种事件，在近代龙江历史上并不多见。1943年的《笋坡伏击战》，便是一件铭刻人心，动人心魄的重大事件。这里笔者仅就王国才所写《笋坡伏击战》进行评述。那是四十年代初，日本军队从东京跨海千里侵琼，在龙江南孟岭上建筑砲楼，驻扎重兵，用枪支刺刀，对龙江全境施行血腥统治，其抢掠、奸淫、杀戮之残暴令人惊悚。